

马可·夏加尔的艺术

贾克宾 波利—蒂修 著
孟涛译

犹太艺术展 1916年4月22日

我很高兴有机会谈论我对夏加尔作品的印象与大家共勉。夏加尔是个地道的犹太人。这并非指他的作品的价值仅在于它是纯正的犹太艺术。并不是这样的。尽管年轻的艺术家多年侨居国外，却保持了自己鲜明的与众不同的特性。他坦率公正、童心未泯、敏感而又充满了幻想。他作品的魅力并不在于那些富于异国情调的各色人物，而在于他善于捕捉事物灵魂的才能，他能够揭示日常生活琐屑场景中令人开颜的东西，即所谓的“上帝之微笑”，这是一切真正艺术家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尽管这座“犹太洞穴”，肮脏污秽，味道刺鼻，其间的陋巷蜿蜒曲折，屋里里连通风，采光的窗户都没有，居民们身体佝偻，形象枯槁，一贫如洗，但在画家的眼中，它仍是盛装的丽人，魅力四溢，充满了美感和诗意，——画家吸引人并使我們刮目相看的地方正在于此。

夏加尔永远是率诚的，即使创作象征派作品也不例外。他并不是要刻意改变现实，为它抹上活泼欢快的色调。他十分单纯地热爱着他所看到的事物。正是这种热爱之情改变了事物的本来面目。令人心酸的景观在画家不经意的表现下是如此的迷人，感人之深。我对夏加尔描绘的那个特定世界是一无所知的。倘若我必须去那儿沿着篱笆栅栏走一趟，与当地入交谈一番，我定会感到乏味之极。可是，在夏加尔艺术魔法的点拨下，它们与我之间的距离大大缩短了。

当然，夏加尔尚还年轻，我们理当宽 他的不足之处。他喜欢喋喋不休，甚至经常显得肤浅，然而他是位真正的画家，这种灵气透过他的指尖，溢满他的全身，使他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同时又在自觉地遵循自定的艺术规则。

夏加尔于5年前来到巴黎，当时他还是位缺乏经验，眼界狭窄的地方艺术家。但是他根本未让自己随波逐流去追求稍纵即逝的时尚潮流，并未从根本上失去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稚气，他在那儿深化着对色彩、线条的领悟。夏加尔用色较凝重，画作也常呈单调的。他的作品摒弃夸张强烈的效果，而呈现一种不易觉察的和谐气氛，而这恰恰是画家魅力之所在。

节选自《马克·夏加尔艺术》 1918年

这是一部关于一位艺术家的书——他虽年轻，却已斐声画坛——他可能是我们时代最有才华的画家之一，其经历却颇为坎坷曲折：虽被认同却并未被理解，历史上静悄的艺术革命在爆发时，由于时空的重合多半未被注意，但是，许多最为杰出的天才们都被郑入其中，并成为牺牲品，夏加尔便跌落在这之中的一场革命的车轮下。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原来是老对手——艺术家与民众之间牢不可破关系的彻底决裂，虽然这种决裂尚未引起注意，并得到合理解释。角色的易位是令人惊讶的！极端保守的民众——一跃而升为至高无上的民众，艺术革命者对它既诋毁又尊崇，既诅咒又竭力笼络；民众包围着艺术家，就如同卫兵们看护在圣塞巴斯蒂安身边一样，它踩着革新者的僵尸阔步前进，毫无宽容之心，总是冥顽不化，不是朝秦暮楚的追逐新目标，就是尖酸刻薄的为人抹黑——民众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到底有了什么变化？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田园时期的奇特情形。在那个年代，对于创造力旺盛，变幻莫测的艺术家任何作品，民众都开始逐渐接受，其姿态还很有些巴结。民众成为艺术家忠实的奴仆，对任何事物都没有质疑、异议，不仅如此，她还怀着美好的意愿祈福于万事万物：世界上没有什么事可吓着她的，——也没有什么意外使她吃惊的！难怪当时的年轻艺术家很希望有人起来抵制自己的作品，却偏偏处在这么一个无人抵制的时代，他们的悲哀便在情理之中了。无数的艺术先驱的锐意创新，身体力行的建立了如何摒弃旧思想、旧观念

岸一港市)的更多更激动人心。神秘的不可思议的城市位于水上。威尼斯尽管有许多混杂的运河，但这种混乱和矛盾被处理得格外和谐，使威尼斯成为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城市。它是一个由网状水干线编织而成的完整城市，水干线代替了街道，使它显得更为特别，当马哥李罗（意大利旅行家）参观了意大利所看不到的城市成吉思汗(蒙古帝国开国之主)的故乡后，他极富表情地描绘了他所旅行过的四十个城市，这深深地感动了他的国王，然而他的旅行也接近尾声。马哥李罗说：“我每旅游一个城市，都要对其进行详细的记载，威尼斯(他的故乡)也如此。”马哥李罗所记载的城市都各具特色，如威尼斯的迷宫，“每个城市都不能重建或赠与。”在松洛“它有瓜状的商贩小亭(尤指圆形的如公园等内贩卖报纸、糖果、香烟等用者)，有隐士(尤指基督教早期者)和狮子雕塑，土耳其浴室，幽静的咖啡馆，延伸至港湾的胡同。”在费里斯有在运河上漂浮的船只，每一个都不相同。有向上翘起的曲线弧形的，有屋顶隐蔽着的，还有花纹栏杆悬吊着的支柱驳船。”漫步在时而向内时而向外倾斜的钢板甲板上很令人陶醉。光线不断地从难以接近的入口照下，穿过焚香时的烟雾朦胧地照在拱形圆屋顶的殿堂里。从视觉上看，桥拱浮在绿色水面上，远处交叉往来的船只象是运河自身在慢慢弯曲。在通常情况下，寂静的城市夜色里，只有黑色体身的平底船与用砖彻造的墙壁碰撞发出的声音。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汤马斯·麦思在他的杰作《毁灭的威尼斯》中谈到“威尼斯是一个最不确定的城市。”

威尼斯的第一条运河是通过精心设计的，流动的水把城市的污秽的垃圾带入大海。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有机的互相联系的网状物逐渐形成。建筑物建在航道之间，形成一些由走廊、广场、桥梁和人行道构成的迷宫所覆盖的岛屿。水充满了威尼斯的每个角落，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教堂和每一个公园都被水映射成像。

威尼斯是一个衰败的城市——它的美丽后面隐藏着缺点，运河中的水里有砒(对健康有害)这种物质——它是一种导致灾难的物质，它逐渐损坏建筑物的地基，使灰浆分解，使无数的支柱腐烂，使城市变得不稳定。过了很长时间后，人们把木桩打入环岛的水中以便支持城市。但是全球的变暖 and 从附近工厂，精炼厂来的污染打破了这个平衡。每一次水面的变化使木桩顶端露出，地基开始腐烂和崩溃，随着地壳的慢慢移动，大理石人行道翘起并裂开。晃眼一看，威尼斯广场(文艺复兴时期中世纪建筑物)的光彩和华丽是不对称的，但是街上用来支撑走廊的柱子都是统一的白色，有拱的走廊上都刻有细长的花纹。有的走廊柱头破裂出一条裂纹，有的柱状物下沉，这是因为水下面的地基有危险。来自大海的运河流入城市，从内部促使了威尼斯的命运——沉陷于水下的坟墓，完全进入循环。

威尼斯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即它是重要的运河城市，但并不是再没有这样的城市。在1452年，马哥李罗向他的国人描述了中国的城市：“我们告诉你们下一个大的更令人满意的城市叫苏州……在这个城市里分布着6000座石头桥，一个或两个单甲板平底船可以很容易地从它们下面通过。”苏州的运河象一个长方形的沟渠围住这个城市。随着城市的发展，河道中间建起了许多建筑，运河从主要的护城市河扩展开并紧紧地包围住它的邻域和地区。

苏州是一个水气朦胧的世界，原始的航道延伸并与水里的浮动码头连接，水里有船准备以待。古老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村庄里，灰泥和木料结构的房屋显得还比较新，错综复杂的雕刻过的大理石桥梁架在河上，下面有精确的几何图形，半月状的拱在水的反映下形成一个园形。在风俗习惯和建筑风格上苏州与威尼斯在诸多方面都是不一致的，不象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雕刻有大理石花纹的豪华娱乐大厦，它表现了对来威尼斯运河旅游的游客的敬意。苏州的运河只与草率建成的房屋相联，这些房屋只有陈旧的外表和白墙。然而在它的里边，通过几道门可以到达一个意想不到的内部无比精致漂亮的花园，它具有别致的构造和严格的管理，隐蔽地与布置在与一般公共场所分开的运河上。

威尼斯的运河布局格式有精巧的规定的式样，与此相对照，苏州和阿姆斯特母(荷兰的首都)更喜欢传统的样式，通常设计成的样式是严格的半园形的三角架网状物运河，水坝和水闸也相似。阿姆斯特母开始只是简单地在阿姆斯特河上架起水坝围住城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运河也不断扩展，形成环绕河流的一组同轴弧。每一条运河都比以前的长，有些沿着街道旁延伸，有的延伸到仓库、工厂和住宅的附近。对于许多未加工的原材料的运输和贸易发展来说，运河河能使未加工的物质和商品快捷而便宜地通过城市出口到国际贸易上。这对于只有较小贮存地的荷兰发展繁荣其经济是十分有益的。荷兰的贮存地较小——所有的刷白窗户的框子，石质的中框和无光泽的园形小阁楼，还有天窗都是人们关心和利用的空间——沿着运河。水面反射出有银色光泽的北极灯照射在长有杂树的地方的倒影，相似的灯光巧妙地照在附近一种上釉的陶器上。一些建筑是非常简单和粗糙的。就象一张张娱乐用的纸牌、两点、或六点、七点、八点简单地排列，一些建筑是非常精致的，国王和聪明的王后住在一套用砖填制的式样别致的宫殿里，它具有缠绕的涡旋形的三角建筑部分，门口的建筑更为漂亮，正面上方的三角墙具有精心制成的柱状物和雕刻，通过树林反射在水中。水中也有一条液体的林荫大道。

河上休闲处跨越河流与商店、小旅店、咖啡馆和户外剧场相连，前来休闲的人络绎不绝。一条人行道与通行对面航道的小步行街相连。

河上休闲处具有惊人的能力，它能从喧闹的城市中分散人群。它的边墙能隔绝城市的噪音，水能使空气变得凉爽，伸到河面上的橡树枝条悬臂能遮挡泰晤士河强烈的阳光。最重要的一点是：那里的一些栏杆竖放在人行道与水之间，仅仅是栅栏，一个小护栏，指明了路面和水的边界，加强了人和水之间的联系。这条河是这个城市最显眼的风景，是这个城市的中心——不是心脏，但是是一个充满亲密联系的干线中心。人们沿着流动的道路走在一起，耐心地讲述往事，这是一种互相影响的公共生活，可惜的是美国人的这种城市居民传统已濒临灭绝。

巴黎也是一个早期的河流城市，它一直没有失去与水的亲密联系，所以不论是现实的即触摸到的还是心理上的即触摸不到的联系这个城市都具有。艺术家通过努力根据捕捉到的灵感精心制作了一条穿行在巴黎与塞纳河(在法国北部，向西北流入英吉利海峡)之间的豪华船，它通过城市运行，沿着水流转弯后有一个有特色的景点，那里有海上公园，有乔治斯海市蜃楼。这条河的两岸种满了树木，形成一个公园式的绿荫道。让人感到这个城市的每一部分都与它的地形和历史相称。

当塞纳河通过城市时，它的路径被开辟成运河(人造河流)并用围墙围住。以纪念碑、广场、公园和路标来标志它的流路。河流把德拉·比斯塔尔地区联接起来，艾德拉塞特船头把河流分成两半(这只船是用来运送哥德人的货物的)，拉威、马德里、意连利德和冲断层的艾佛塔在城市的另一端。赫勒克赖脱河就是今天的塞纳河，同样的河所不同的是它以前在革命期间受到过血的洗礼，在现代的1889年却举办了国际展览会。沿着蛇状的水路，在全国性河流上，有各种新奇的水桥设计、门廊装饰和桥拱结构的桥梁超过了25座。

在空旷背景的衬托下，河流显得更广阔，有河流的城市中桥梁通常具有特殊的地位，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成为这个城市的象征。例如：在纽约的布鲁克斯桥，伦敦桥(退隐到亚利桑那)，在旧金山三藩市的金門桥，还有威尼斯的瑞拉托桥。桥也是调停者。河流不论在客观上、风格上还是与工商业有关方面，通常意味着分开。桥梁有助于它们之间的联系。例如：波特泥芙桥使政治的巴利斯与智慧的来特怀特相联系，剑桥大桥使细条状的波士顿与松散式的剑桥相联系，波特斯托桥把威严的罗马与黑黝的芙拉特相联。

为了充分利用宝贵的城市空间，桥面上也可建一些建筑。佛罗伦斯有一座旧桥，它具有三个拱跨越了阿那河。富有的商人们把捆绑在抛锚驳船边用来销售最新流行服饰(如服装、化妆品、帽子等)的小商店依附于桥头。在顶楼的正下方有一条秘密通道，具有很多安全防护设施，连接着河流的两岸，所以统治中世纪的大家庭在暴动发生时能及时从城市退走。中途通过有拱起走廊的桥，到达亚诺河(在意大利中部)。所以人们必须有一种与水相联的观点。这是一个漂浮在城市与河流之间的场所，人类活动的领域大大超越了原来所具有的自然领域。

桥梁的设计当然是依据它穿过的障碍物的自然特点，还要依据可利用的物质和技术。早期的桥梁是用巨大的石头和粗大的木桩造成的，以抵抗强大的激流从侧面冲来的压力。桥利用许多拱来跨越一条大河，例如苏州的宝带桥有53个拱，它是如此昂贵，建造时当时的中国总督捐赠了他自己的玉带。也有一些具有冒险的拱，例如日本广岛的开天桥。阿伯特建议桥拱建成奇数看起来更令人愉快，也更能发挥它的力量。中间的水流离岸堤最远，受到的阻力也最小，受的阻力越小，水流就越汹涌剧烈。

随着技术和风俗的发展，桥梁的轮廓、样式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最后钢筋和混凝土代替了砖成为最受欢迎的桥梁建筑物质。罗伯特·麦拉特设计了令人惊奇的瑞士流线型桥梁，桥梁拱架二支柱之间的部分象一个深的高山峡谷，桥梁的拱很薄但却是一流的混凝土拱。许多桥是有许多复杂的东西共同建造成的，有支柱、栋梁、钢板、钢丝绳、铆钉；其它的看起来是不必要的用来作装饰用的。有些桥建造的非常正规的，例如1755年在巴斯(英格兰西南部一城市)建造的瑞查德约翰帕兰特桥；有些桥是非常简单和怪诞的，只有几米长，例如在塞维尔(西班牙西南部一省)有一座砖桥，一个半园形的拱跨越了延伸到帕拉兹依凡的运河。

运河也叫人造河流，具有重要的连接和通讯作用。运河能在物质上使城市和水连成一体，是附近地区和区域联系的纽带，也能把几个城市连在一条线上。放多城市开始建环形的护城河、城墙和高楼来围住城市，以抵御侵犯入侵。中世纪(约在公元1100年到1500年间)在此利时，是第一次用运河——壕沟来防御。随着时间的推移，从主要的壕沟到城市内部的各部分都挖掘了运河，所以今天的城市中街道和水路的联结是一个难解的问题。

我们喜爱的运河不仅局限于我们的行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天文学家思考着如何把灵巧的地球上生命的指示物运河模型引放在火星上。科幻小说谈到关于建造的运河城市被行向地球的火星入捕获。除了沉默的行星外，C·S·刘易士设想了这样一条火星上运河：“它好象是无尽头的，不中断的，是非常近似笔直的，在它的上方，有一条彩线，它靠近地平线具有一个V形边痕。”

纵观整个地球，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的运河比威尼斯(意大利东北海

